

中國農業現代化先驅

陳振先博士以身殉農

● 陳美鑑 (香港作家)

金水農場燒殺懸案

一九九七年一月底，武漢市長江金口水域懸燈結綵，熱烈慶祝「中山艦」打撈出水。這艘不及八百噸重的小兵艦，原為日本三菱船廠建造，一九一〇年由清廷向日方購買，卻於一九三八年被六架日機輪番炸沉，可說是個悲劇。

「中山艦」冤沉江底近六十載無人過問，卻在香港回歸之際被打撈起。經過一番整容打扮，終於從漆黑的江底升進了輝煌的殿堂，得了個喜劇結局。

就在被炸沉前，「中山艦」一直游弋在長江金口水域，擔負著江防任務。同年二月廿三日，該艦得報近郊「金水農場」發生了農民暴動事件，當即派兵馳往救援。可惜為時已晚。被焚燬的場房還在冒煙，而參加行凶的數百暴徒已作鳥獸散。不幸的是，中國農業現代化先驅、留學美日農學專家，曾任

清華北大教授、時任農本局總經理兼湖北省金水流域農場場長的陳振先，卻已慘遭暴徒襲擊殺害了。

當「大公報」主筆王芸生獲悉消息後，即刻趕赴六十里外的出事現場，並在次日凌晨，發表了題為「哭陳先生」的社論：「……揭開一領蘆席……我生平最敬仰的陳振先先生，已經肢殘體焦，血肉一片模糊了。」在接連幾天以「孤兒寡母，一群劫後餘生」、「陳夫人哭訴慘變經過」等為題的報導、以及不同政見各報章一輪對罵之外，究竟事變真相如何，撲朔迷離，六十年來仍是懸案一樁。

當時正值抗日戰事吃緊，武漢即將不守，政府雖明令公葬卻無法進行，只好暫厝等待時機。直至十年後的一九四八年初，才由當時總統府侍從室夏功權武官代轉陳氏家屬申請。得蔣中正主席軫念當年殉難學人，方才明令褒揚，並在武昌舉行了公葬，望陳氏入土為安；其子女也先後受到陳氏生前友好

張群、周貽春、張伯苓、王芸生以及俞鴻鈞等人提攜照顧。誰知僅僅一年，大陸又告易幟。由於大規模建設，珞珈山所有一「無主孤墳」一律被遷，文革時更遭搗毀，骸骨蕩然。可憐陳振先是生也無奈，死也難安。

中國進士美國博士

陳振先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追求科技新知、建設興國的一個典型。他的窮通榮辱，也有新舊中西交相衝突時代很多知識份子的影子。

陳振先，字鐸士，於一八七六年舊曆十二月十六日生於廣東佛山市。父親陳德泉，原籍廣東新會，向以經營薄荷油等小生意為業。陳振先是陳德泉側室司徒氏次子。

陳振先自幼耳聰目明，不但特長數理化學天文曆算，在讀聲辨音方面，敏感程度也超越常人。他曾在所著「四聲淺說」、「粵語變音公例十則」（中英文）以及「粵語法程」等書中指出粵語多達十聲，因此也最難

掌握。一八九五年十九歲時，他開始在佛山設館授徒以八股國學。在西方文化影響下，又常到走馬路福音堂及廣州沙基福音堂聽傳道並自由佈道，兼受洗為基督教徒。在廣州，陳氏很快覺察到國人中殘存的封建自私自意識，與西方科學民主的思想格格不入，決定棄八股，學科學。這就要求須學數學、通英語。他開始教授西人粵語，以所得收入就讀於南關培正學校及十三甫育才書院。一八九九年更到中西薈萃的香港，入讀聖保羅書院，專攻英語。不到兩年，便以極優成績考入了香港大學醫學院。

港大學雜費用十分昂貴，而緊張的學習生活，又不容許陳氏外出掙錢自給。陳氏正感到徬徨，偏巧伍廷芳出使美洲、秘魯等國途經香港。伍氏十分欣賞和同情這個同鄉晚生，便說服陳出任自己駐美公使館書記官，以此身分隨同赴美，俟一年後自己赴秘魯，陳便可留下入讀公費的加州大學。

陳振先以學醫需時太長，入讀加州大學後，便轉入就學時程較短的農學院，因得以自己嫻熟的中英文，出任該校中文系講師。他將首次薪水的美金五十元寄給一生操勞忍讓的生母司徒氏，另五十元支援正在港大刻苦學習的弟弟陳衍芬。（後為廣州光華醫學院院長）九十年前的美金一百元，對一個窮學生來說不是個小數目。可惜不及三個月，司徒氏便以腸熱病遽逝。五十元美金，仍小心包在手帕內絲毫未動。

陳振先也萬萬沒想到改醫為農，就把他命運軌跡由城市轉到了荒涼坎坷的田野，一切都將像田裏的莊稼那樣，難以掌握和不可預知。

遠出關外興農學

滿洲自清初八旗勁旅攜眷連騎入關以來，在京畿一帶按時領餉，不必從事任何行業，都可享有各種特權。這些入關滿人，日久耽於逸樂，不願再出關料理所賜旗地，以致丈放給他們的官田旗地，大量丟荒。另一方面，華北各省因向無水利設施，連年遭受災害，窮苦「流民」只有逃荒關外。清帝以東北乃「龍興之地」，如此滿漢混雜，恐血統變異，乃下令禁止漢人出關。面對滿人不願回、漢人不准出、土地長期丟荒、糧餉無從解決，而日、俄乘虛覬覦的情況，朝廷只好又提出「移民實邊」的策略。

留美習農歸來又高中進士翰林的陳振先博士正好出現，當即受命為「龍興之地」的奉天「農林試驗場」總辦兼培育實業人材的「高等農業學堂」監督（即校長）。按大清法例著陳氏領地一片以做出示範。陳氏為免招搖和與人爭地，特在奉天接近內蒙的洮南，選擇了一片遠離交通線上的泡甸草原牧地為領地。跟著向朝廷呈上了「東三省墾殖意見書」，建議將所有各荒地一律免費招墾，並聯合有關人士共同倡議在津、滬、漢、煙台、營口、長春等處設置邊墾招待所，不但

減免來墾者車船路費，並貸給資金，鼓勵來墾開荒。

從溫暖的穗港乍到這嚴寒的關外，從舒適的洋場來到這莽莽草原，陳氏並不以為苦。他感到為難的是既不能在語言上、更無法在文字上和農民溝通。於是他認真學北京話，將過去教西人用的粵語拼音方案轉成國語的。在三年制的農業學堂氣象觀測班上，加上「拼音新字」課，使學員以八個課時便能掌握，便於以後到各地建立氣象站時教會農民以便交流天氣預測情報。

招墾工作僅僅進行了一年多，陳氏便發現這些來墾者由於本錢少，分散經營抵抗災害能力低，生產出來的小量產品又不能像富戶般當作商品進入市場，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捐稅，多數開始由變賣田地到淪為雇工。掃除文盲、提高文化便成了空談。

他想去先進國家日本找出一套適合東方農村振興經濟的辦法。一九一〇年便東渡日本，入讀早稻田大學，一九一二年獲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歸國前，受聚集在日本的進步人士影響，加入了同盟會。

其實在一九一一年春天，他便趁假期回過洮南，開始籌劃辦場事宜。一九一二年甫回北京，卻被邀入北洋政府，在農林總長宋教仁任內出任次長，又在第二屆陸徵祥內閣升任總長，第三屆趙秉鈞內閣繼任農林總長兼教育總長。終因宋教仁被刺、袁世凱陰謀廢憲而集體辭職。

在北洋政府的一年半時間，陳氏先後發表了「農政大綱」、「華北救旱策」、「揚子江流域設置虹吸管計劃書」等等，並協助「華洋義賑會」完成了石景山至盧溝橋間的水渠工程。

陳振先辭去農林總長後無官一身輕，可以逕往心儀已久的「陳氏洮南模範農場」實行躬耕，相信有決心就會像著書立說般做出成績。住處門首貼上一幅對聯：「世外漁樵忘歲月，山中草木自春秋」。他聘請了一位農業專才為經理，制訂了十年發展計劃。然後動用手頭全部資金，購置新式農業機具、種肥、美種綿羊等，接著雇工搭建場房，開始耕作。因洮南靠近內蒙，農場又遠在郊外，常有蒙匪過境騷擾搶劫，便學廣東僑鄉自衛辦法，在場四周築起碉樓，置備槍械。規模粗具，又準備設置簡單平民贈藥醫療站，成立國民小學校、識字班。創業維艱，而經費浩繁，陳氏雖力求節儉也難應付。既已破釜沉舟，只有變賣妻子全部金銀首飾，使本已不睦的夫妻關係，裂痕愈深。

威爾遜總統的鼓勵

為了尋求穗港及海外紳商支持，聯手將農場辦成企業，陳氏乃在一九一四年第二次赴美，同時又到加州大學進一步研究農業現代化問題。這期間曾寫信給美國威爾遜總統，陳述改良中國落後的農耕制度方法，以增強國力抵禦外侮的意願。他獲得威爾遜總統

親自接見並獲贈部分先進農機以為鼓勵。可惜就在一九一六年秋獲得農學博士學位歸國前夕，驚聞蒙匪巴布扎布接連作亂，驃騎過處，一片荒蕪，農場所在瞻榆縣街失守，縣知事舒渭濱殉難，縣境內屍橫遍野，火光燭天。洮南農場不能倖免，所有場房機具，被劫焚一空，經理伏馬背僅以身免，而某職員於逃走時中彈墜馬被擄，慘遭肢解。陳氏兼程自美趕回，見到的只有一片廢墟，遂認定在動亂不安的社會，一切良謀，都是畫餅。痛心之餘，伏案作「白鶴嘆六十韻」。其中有：「……自顧乏寸長，居此殊無聊。徒然爭葦食，取厭於同僚。以是思藏拙，空山委羽毛」、「方翼巢成後，從此離塵囂。何圖巢粗成，一旦野火燒。山澤林盡焚，咸陽土亦焦。野鶴無所歸，中夜空哀號……白鶴默無言，俛首淚滔滔。仰天喚一聲，萬木皆瑟瑟……」

其後子侄親朋，支持陳氏奮力再試。陳氏自知釜破舟沉，元氣盡傷，只有長嘆一聲：「精鳥有心填北海，臥龍無力種南陽」，從此深居簡出。

教授生涯稅務學堂

可嘆廿一年後，歷史在武昌重演時，「仰天喚一聲」的，不再是他筆下的那隻白鶴，而是飄蕩在嗚咽的金水上空的一縷忠魂。

一年後陳氏情緒稍平復，諸舊友便勸說陳氏復出政壇。一九一八年選入新國會為參

議員，又兼總統府顧問。因見官場上只有派系間爭戰，民間疾苦從無人過問，自知沒有生存空間，僅半年便辭職離去。

一九一九年開始舒適的教授生涯。先後在清華、北大、交大等校教授數學、農學、哲學、經濟管理等課程。一九二四年政府需要一批通曉中外語文又熟悉現代稅務財會制度的人才，到各地掌管稅務局特別是海關稅務司工作，便在北京成立了「稅務專門學校」。校長人選一時難覓。結論是：陳振先生性固執，作風死板，不擅隨機應變；但優點是熟悉經濟學教學內容，態度認真又作風廉潔，一切秉公辦事。特別是他熟練的中英語文水平，少人能及，因此決定由陳氏出任。

報考稅校的學生，很多是官宦權貴人家子弟，入讀稅校目的各自不同。一九二七年第一屆畢業考試前夕，有些家長比子弟更緊張，明送禮、暗說情，要求陳校長私下透露試題。遭到嚴詞拒絕後，又暗中使人半夜撬開教務處玻璃窗偷去試卷。事情敗露，陳氏十分震怒，上告司法部門，堅決要求鑑定指紋，訴諸法律行動，並宣佈重出試題，前者作廢。一時京城大為震動，認為陳氏無異以卵擊石，以虛空的清廉「金字招牌」，擋開現實利益，實是愚不可及。在惡勢力操縱下，部分學生發起罷課示威，要求考試如期舉行，否則校長要負全部責任。陳氏也聲言：「培養稅務人才的最高學府，決不向行賄舞弊的舊勢力低頭讓步」，並要求政府給以支

持。政府迫於形勢，只得暫令陳氏停職，以平息學潮。兩個月後因校長職位後繼無人，只好令陳氏復職。

天文曆算政論文章

十多年安定的教學生涯，實際上對書生氣十足的陳振先比較適合。上課之餘，他有暇以花瓣的天然形態，完成了「陳氏天然拼音新字」中聲母、韻母和聲調之間結構上的聯繫，並出書成冊，希望有助於掃除文盲、盡快「使全國人皆能讀能寫」。夜間也常登上屋頂觀測天象，希望藉以得出指導農業生產的科學依據。

同時，他親自動手磨制由五吋到十八吋各種半徑的折光、迴光與返光望遠鏡片以及指極、測日定午儀，有的竟長達二丈六尺。還寫了一系列有關天文曆算方面的文章，見於「大公報」等的「星期論文」。其中有：「送舊曆文」、「關於竹書紀年詩書春秋左傳的幾樁公案」、「秦末漢初之正朔間法及其意義」、「中國歷代日蝕考」、「為歲差與節氣問題答客問」、「論地球自轉之證據」、「關於太陽遠近大小之疑問」、「答列子湯問篇」、「補答客問並對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及舊日中央觀象台出版物質疑」等等。此外，有見於世風日下，開始研究人生哲學，前後發表的有：「國民淚」、「送戰神文」、「夢幻與真實」、「廿年往事多如夢」、「是非善惡之意義」、「個人與社會

之關係」、「個人為社會元素的人生觀」、「社會的人生觀救國論」等等，大部收入「不虛我生文存」一書。一九二〇年北京協和醫院對屍體進行解剖，在上海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陳氏根據過去學西醫時的理論進行分析，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我對協和醫院剖屍案之感想」一文，排解糾紛，聲言死後願捐出一切有用器官給醫院，或將屍體交醫院解剖研究，然後焚化；絕不允許「抬著我滿街遊」。當然十八年後，他在武昌金水農場慘遭暴徒殺害後，還是被「抬著滿街遊」了，因為之前他來不及立下遺囑。他也確實被焚化了。只是在焚化前，並沒有捐出任何有用器官，因為甚麼器官都被燒壞了。

看來，對被「抬著滿街遊」，他確實是耿耿於懷。十八年後從農場運載陳氏靈柩回武昌的躉船，由金水進入長江後，天色突變。狂風捲起巨浪，使船身向一邊傾斜，靈柩不停下滑。負責押運的庶務員，嚇得趴倒在地，朝著棺木磕響頭，連哭帶叫道：「場長啊，這可開不得玩笑！萬一出了事，可要軍法從事啊！可憐我還有一家老小……」言罷磕頭如搗蒜。說也奇怪，不一刻即風平浪靜。

敬謝官職熱愛農畝

一九三三年，和陳氏相知很深的楊永泰由行營秘書長調任湖北省主席，便向蔣委員長推薦在九一八事件後，代表中國政府用流

利英語向國際聯盟調查團團長李頓爵士侃侃陳詞的陳振先出任秘書長。陳氏堅辭不就。稍後，蔣氏接納楊永泰建議，在湖北武昌金水泛區建開排洪，委任陳氏為水退後出現的農場場長。陳氏大喜。即刻摩拳擦掌，吃糙米飯，睡涼泥地，以觀測自己是否還能勝任。眾多親友聞訊，都以陳氏性格不適合於官場，應愛惜羽毛，對是否就任勿倉促決定。可陳氏一聽到農場二字，便對一切勸說都聽不進了。

陳氏因感楊永泰的道義情誼，即自北京辭職南下。當時金水閘還未建成，陳氏便先後被安排在兵工建設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第六處、第二廳任職。他攜眷頻頻轉移在長江流域，卻和有關廳處同僚全無應酬交往，只喜歡在閒暇叫兒女為他演唱京劇，或和妻子打乒乓球鍛鍊身體。有晚去謁見顧祝同商談公事，門衛回以顧長官等正在搓麻將。陳以不便打擾，告辭而去。次日謁顧回府，說顧氏臉色「很不好看」。陳夫人說：「你昨晚就該進去應酬幾句。他們聽門衛說你當時扭頭就走，還以為你去向委員長會報邀功。」陳氏委屈地說：「我不會打麻將，進去說甚麼？還麻煩他們來接待我……」一九三六年，實業部新成立農本局，以解決農村缺乏資金的問題。誰出任總經理這肥缺？結論不用說又是「金字招牌」書獃子陳振先。只可嘆他命途多舛，上任大半年，就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十月初由英商自泰國運到

廣州的大米，船主恐遭日機轟炸，要求改在香港交貨。陳氏勃然大怒說：「你中立國怕炸，我交戰國豈不更怕炸？」堅持按合同辦事。英商無奈，持賄款到陳氏家中進行疏通，竟吃了個閉門羹。次日蔣夫人即來電，指示陳即在香港接貨，不得有誤。同月廿四日，陳氏便被免去農本局兼職調回湖北農場。

為救農民冒雪陳情

金水閘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建成。積澇排乾後，出現了包括武昌、嘉魚、咸寧、蒲圻四個縣約三百萬畝良田。政府即時成立了「湖北省國營金水流域農場」，直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領導。為有利管理，取其中九十萬畝為農場管轄範圍，並成立包括六百餘人的清丈委員會，負責對農戶原有田畝驗契、丈量、調整、補償等工作。另外有農場職工、場警、士兵等三百餘人，長短槍百多支。但問題是場長陳振先由於調動頻繁，對農場內外實際情況了解不多。副場長楊景真，是陳氏兄弟的姻親，當然也是廣東人，與下屬各科股負責人研討工作時，一片廣東話，旁人為之側目，有情況也懶得反映。這些廣東籍的大小官員，礙於語言，與當地群眾更不去溝通。以致由於利害關係產生的各種矛盾誤會，日益加深，長期得不到解決。

這四個縣一向共黨活動頻繁。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農場由軍委會委員長行營轉為由軍政部管轄，此後便增加了要對「感化

工程隊」進行教導的工作。農場本已範圍太大，指揮不靈，現在就更增加了複雜性。

陳振先自覺很難處理如此複雜情況，更不願過問政治敏感問題，乃向蔣座提出辭呈。蔣氏以「共赴國難」堅決挽留，並指示軍政部增撥一排兵力，專責保護場長。陳氏無奈，到職視事後，將這排兵士屯於遠離場部的楊林頭農站。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武漢地區風雪交加，天氣奇寒，日軍正節節向武漢逼近。戰區長官陳誠密令陳振先，迅速組織西撤，在撤退後開闢放水淹田，以阻止日軍前進。陳氏大驚。想到農場撤退容易，但失去土地，廣大農民何以為生？便連夜趕赴六十里外的武昌，向陳誠陳情，要求改變作戰計劃。當時口號有「一滴汽油一滴血」，陳氏不願乘坐由自己使用的汽車，堅持坐不需汽油的馬車說：「用毛氈蓋著雙腿就行了。這裡總不及東北冷」。車行一夜，凌晨抵武昌時陳氏雙腿已凍僵，由人攙扶才能下車。陳誠既感動又無奈，只好決定暫緩執行。

春節後有幾天比較暖和。陳夫人母子不耐鄉村寂寞，便去武昌短時遊玩。歸來快到金水閘時，遠遠望見陳氏獨自站在一個名為「禹觀山」的小山上，正手持望遠鏡朝他們觀望，然後急速跑下山坡前來迎接。晚上他禁不住對妻子說：「我好像夢見你們都離開這裡走了。剩下我一人，好不寂寞。」這錚錚硬漢突然表現得如此虛弱，陳夫人還是第

一次見到。

封槍說理反遭暴虐

不到幾天也即二月廿二傍晚，陳氏家屬所住的金水閘地區附近農婦，偷偷向陳夫人透露：第二天將有很多人來「燒殺農場」，請快通知場長暫避。陳夫人告知陳氏後，建議即調楊林頭一排兵士前來，以防萬一。陳氏堅決反對，說：「我見過學潮，也是叫打叫殺，千萬不可動武。我是來為農民謀福利的，向他們講明道理，他們就明白了。」陳氏惟恐農警開槍傷人，當即解除農警武裝，將全部槍枝鎖入保險櫃，然後令場警換上便裝，以示主動避免武裝衝突。

次日清晨，果見不少農民，向農場辦公室方向走去。陳氏也當即挺身出來，和顏悅色向他們進行開導。這時，遠遠傳來一片喊聲，事務員林錦倫負傷跑到陳氏跟前，跪地要求陳氏即開保險櫃拿槍出來，向天示威。林氏後面跟著一群手持棍棒，殺氣騰騰的人們，在據說是一名徐姓保長帶領下，首先將身負重傷的林氏打死，跟著手起棒落，將正在講話的陳氏打倒在地。這時秩序大亂。有人割開陳氏長袍，拿走懷錶，順手一刀，割開陳氏腹部。場長室裡，眾暴徒找到副場長楊景真，即將他綁在轉椅上，滿淋從倉庫提來的汽油，點火將他活活燒死，跟著又將陳氏屍體拋進火海以「焚屍滅跡」。被燒著的茅棚不斷發出竹子的爆破聲。有人大叫：「

開槍了」，眾人紛紛抱頭鼠竄。但跟著又有
人叫道：「不是開槍，是竹子爆響。槍全鎖
起來了」。眾人無所顧忌，回頭又打死兩人
，打傷卅多人。

混亂中，有人衝進陳氏住處，催促陳夫
人趕快帶孩子先去金口，再到武昌。陳夫人

說：「這麼多人，我如何出得去？」那人說
：「跟我走」。半路便見到中山艦一隊海軍
士兵，跑步奔向農場救援。
五口棺材的送殯隊伍中，陳夫人哭得幾
度昏厥。路邊不少婦女掐她人中，給聞興奮
劑，協助搶救。沿途都有人擺香案祭拜，說

打死了個好人。
公祭會場有幅輓聯：
「既位田疇，
鄭人長歌殺子產；
誰傳衣鉢，
漢儒揮淚悼秉鐸。」

中外名人傳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



陳美鑑：「陳振先博士以身殉農」插圖（文見 107 頁）

- ① 中國農業現代化先驅陳振先博士早年的照相。
- ② 前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群對陳振先的志業大力支持。
- ③ 前行政院長俞鴻鈞對陳振先家屬頗多照顧。
- ④ 作者陳美鑑（右）與夫婿前香港時報社長喻舫居（左）合影。

